

游走在冷峻与温软之间

□姜承青

我与杨伟利只有两面之交——“交集”的交。因为有共同的朋友，便在聚餐中交集了，并没有交流互动。

第一次交集，她几乎没有说几句话，给我的印象有如寒冬里北国的山，一派冷峻。

第二次交集，感觉伟利随和了些，但留给我的冷峻印象仍未消除。席间收到她的散文集新作，一看书名《花祭》，不由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她也有黛玉葬花似的温软？

于是，回到家，就打开了书。

首篇便是与集子同名的《花祭》。读了没几行，我便瞪大了眼睛：原来她写的“花”，竟是“那个”……连女性自己都羞于启齿的周期性生理现象啊。我简直不好意思再往下看了，但终究还是看了下去，而且是一口气看完了。因为她不仅敢写，而且写得那么从容优雅，那么富有诗意。她把自己的少女初潮称作“一朵花的开放”，把告别来潮说成“花儿即将枯萎”。如此，便有了她这独树一帜的“花祭”。

《花祭》这篇美文，彻底颠覆了我对伟利的冷峻印象，取而代之的是“温软”，水一样的温软，而且是那种历经阳光关照的水，是那种曾被煦风轻拂的水。

第二篇散文《黄昏的歌唱》，写得非常美，凄美加壮美：病房中的我，弱得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却在近于绝望时含泪唱起了歌，之后还唱进了医院的花园，带动了众多病友一起唱，直唱得最后有了“足够的气息”。再加上穿插进去的十一岁时以深夜唱歌孤身“战”群鼠，十五岁那年建筑工地搬运砖块受不了时在心里唱歌，真是撼人心魄，催人泪下。可是赞美、感动之余，我猛然发现，这篇散文似乎又让冷峻唱了主角，温软则成为跑龙套的了。

再往下看：

《焦渴的午后及夜晚》和《黄昏的杀戮》，都是冷气温人的冷峻篇章。前者从一只焦渴而“死状惨烈”的蜉蝣写起，铺陈了自己因手术不能进水而口渴之极，以至于“想喝掉自己的鲜血”，进一步写城市为“解渴”而修人工河，民工们却疯狂地杀死了一条无辜的蛇；写人工河通水周年庆典以灯带荼毒树木等，可谓冷峻重重，直冷到人的骨子里，峻到人的灵魂中。后者以滥开发景区造成环境惨不忍睹为底色，描述了十二只小羊变成景区泼水节烧烤羊肉的过程。从被捆着四蹄“不再作任何挣扎”的小羊，到“霍霍地磨着尖刀，以粗糙的手指抚着利刃”的屠夫，直到小羊“像撕裂一张白纸”一样被杀掉，一步步地冷峻到极致，冷峻得让人毛骨悚然。

《在外婆膝下的日子》和《但愿人长久》，却仿若山重水复之后的柳暗花明，让人一下子又回到了温软世界。两篇散文都是写外婆的。第一篇写作者十三岁之前

随外婆生活的美好记忆，点点滴滴，丝丝缕缕，洒满柔情、浸透爱意。第二篇则写抢救九十六岁外婆生命的片断，一句：“为了让外婆睡得舒服一些，我曾经坚持用一个姿势抱着她六个小时”，让铁石心肠的人都得泪流满面。一句“就在医生告诉我们（外婆）血彻底止住了那一刻，我们几乎欢呼起来，然而，也就在欢呼的那一刻，弟媳、我、妹妹同时晕倒了。”让我无比感动之余，亦肃然起敬。

《冬日阳光下的父亲》及《白雪蝴蝶》有所不同，是先冷峻后温软，转得不留痕迹。

《胭脂黄昏》则与之相反，由温软到冷峻，是在不知不觉间蜕变的。

《海棠满园》写人时冷峻，写猫时温软……

罗列前述这么多篇目，只是想为本文的标题提供一个佐证：我隐隐地觉得，写这些散文时，伟利分明是在冷峻与温软之间不停地游走着。她游走得尽管并不轻松，却从容自如。

可以如此？我也想不揣冒昧地探求一二。

其一，跟她的人生经历大有关系。她的童年、少年时代太苦了，因为没有了正常的家，对世情冷暖自然就分外敏感，也分外刻骨铭心。因而，用或冷峻或温软的笔墨游走其间，“还原”彼时的冷暖经历及其感觉，实属再正常不过；以这种经历和感受观照现实的人和事，亦是顺理成章。

其二，跟她个人情怀深度关联。伟利拥有抑恶扬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情怀烛照着她的温软，也引领着她的冷峻。她的温软，是扬善的本色呈现；她的冷峻，是抑恶的含蓄表达。从这个视角看，她的冷峻与温软，其实是异曲同工。她的在冷峻与温软之间游走，岂不就是在谱写抑恶扬善的协奏曲！

其三，尤为重要的，跟她的善于思考密不可分。说实话，我在看伟利这本散文集的不少篇章时，既不是一般意义的阅读，也不是现在很时髦的悦读，而是实实在在的品读。因为我觉得，她的很多文字尤其是一些冷峻文字，内涵都很丰厚。不品不足以尝意味儿，不细品不足以得余味儿。而这意味儿，这余味儿，都系于她的思想高度和认识深度。她之所以能或冷峻或温软地挥洒自如，纵横捭阖，不仅在于她文字功力了得，更在于她始终有一根思想之纲提挈着文字之网。她是在思想和山巅上俯瞰世间万象的，她是在思想的天空里调度她的文字大军的。这当然得益于她从小养成的勤于思考，更得益于她凭借长期思考不辍磨砺出的善于思考。可以说，伟利的不少散文，都是有思想的文字，都是会思考的文字，都是她思想的斩获，都是她思想的结晶。

史海泛舟

113.梁山泊水泊

北宋宰相王安石（江西抚州人）一心想着国家社稷。有人投其所好建议说：“将八百里梁山泊之水排空，可以种庄稼造福百姓。”书呆子王安石觉得这想法不错，就与中央书记处书记（中书舍人）刘敞（江西新余人）商量。王安石问：“梁山泊这些水排到何处是好？”刘敞苦笑道：“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在旁边再挖个八百里宽的大坑）。”王安石恍然省悟说：“这是啥狗屁主意！”

114.诏赐银靴

南唐皇帝李璟（江苏徐州人）做太子时，侍从冯叔献前马后悉心照料。李璟许诺冯叔说：“我富贵，为尔置银靴。”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李璟即皇帝位，对群臣各有赏赐。有一天散朝，皇上见冯叔欲言又止，遂问何事。冯叔提及当年许诺银靴之事。皇上大笑道：“认账认账。”诏赐冯叔白银三十斤，以银代靴。冯叔这货竟真的请工匠打造了一对银靴。不知道他穿在脚上的感觉如何。

115.夫人当家

老成持重的杜业是南唐兵部尚书兼枢密使，辅佐南唐开国皇帝李昇居功甚伟且谦逊低调，皇上非常器重。杜业夫人张氏妒悍尤急，严禁老公娶妾，杜业动了几

铁骨铮铮情似水

“汇报”和“日记”，安抚着两相牵挂的亲人

2020年春节注定是一段被历史记载的非同寻常的时光。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除夕，武汉封城。

一连串政令从南海发出，举全国之力，驰援武汉！

全国4万多名医护人员分批驰援武汉、湖北。白衣为甲，前赴后继，演绎出无数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故事，让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11月7日下午，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我们见到曾经担任平顶山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医师队队长的刘艳辉那一刻，方知风暴有眼，援鄂医护人员一线肉搏也从容。

眼前的刘艳辉是个暖男，笑容明亮，说话家常，一点也看不出他曾经在武汉坚守58天，是荣获“河南省抗疫先进个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那个凡人英雄。“你是不是自己报名支援武汉的？”

“组织找我谈话，身为共产党员我不能推托。”

“你怕不怕？”

“怎么能不怕？2月2日一到武汉机场，我们首先看到两行标语：‘万众一心战疫情 众志成城克时艰’，一片肃穆，心里沉甸甸的。半小时等待入住的时候，拎着行李不敢往地上放，手都勒出了紫印子。”

“原计划培训三四天，可疫情紧急，24小时不到，我们就受命奔赴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这是一个危重症定点医院，尖刀中的尖刀、前线上的前线，插管最多、拔管最多，第一版新冠肺炎治疗方案就出自这里。”

“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内心忐忑，因为面对的是武汉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但同时我们又是坚定的，这份坚定来源于我们对自己专业知识的自信。我们是第二批援鄂河南医疗队，我是省医师组副组长，平顶山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医师队队长和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临时党支部书记。122名医护人员在党旗旗下庄严宣誓，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概，悲壮却一点也不悲凉。人在火线，要承担起医护人员必须承担的职责，我们怀着必胜的信心！”

买菜记

□侯旭东

晚上八点左右，我在小区的菜市场闲逛，夜已黑得深沉，街灯下一位戴单帽子的老人在卖萝卜。

聊起来，老人说他家住祁营村，60多岁。年龄比我大，我就称他为老哥。老哥看看剩下的大小小、体型别致的萝卜，问我要不要。我说萝卜太多了，我腿不好使掂不动。他问我住哪儿，我说不远，他回家刚好路过我家。

萝卜刚上市，正是贵的时候，我不想要这么多，就问能便宜多少。老哥说原本卖一块钱一斤（1斤=500克），现在六角一斤，要完都中。称重26斤，他只让我付12元。

乘坐老哥的电动三轮车回家，我紧挨着老哥坐着。以前腿脚利索时，我几乎天天晚上在菜市场把菜收堆儿买，这是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习惯。母亲常说吃不完，穿不完，打算不到就受穷。把菜收堆儿买，对自己和卖菜的都有好处。菜农或菜贩的菜卖到最后大都不收价，能卖出一分是一分。

来到家属楼下，老哥把萝卜从车里拿到地上，他收拾三轮车时，又问我吃萝卜不爱吃，水焯了下面条可美，说着他拣了一袋嫩嫩的萝卜缨给我。

当晚，把买菜的事发朋友圈，许多朋友点赞，一位老姐姐留言说，她也爱在晚上把菜收堆儿买，买了吃不完，大多分给邻居了。

我想起以前与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做饭时少葱缺盐总向邻居借，而我家蒸了包子或炒了肉也会惦记邻居，分给他们尝尝鲜。那时左邻右舍关系处得像一家人，温馨和谐。自立门户后，因工作太忙，便少了许多这样的交流。渴望重拾与邻居们幸福交流的日子，唯愿我们的日子充满阳光下的快乐和灿烂，重温那慢慢温馨的旧时光。

出彩鹰城 圆梦小康

主题征文

诗词两首

□严奇青

访人头山村

一别山乡三十春，疑迷不定费详询。分明塞岭茅檐旧，却是通衢景色新。车马朱门更气象，田渠碧水泥风尘。村头老宅留记忆，陈物尤牵见往人。

行香子·宝山山行

数里青峰，壑岭重重。沿蹊径、渐入迷踪。参差山色，错落春丛。望石如仙，云如练，洞如龙。

人家何许，深行溪谷。竹相随、坡上葱茏。疏疏村寨，萋萋临风。见羊儿跑，鸟儿戏，蕾儿红。



富士山秋景

新华社发

笛声

□孙志刚

小区门口有一家名为“秦镇米皮”的小吃店，夫妻二人经营米皮、凉皮、砂锅面、米线、麻辣烫、土豆粉，还兼卖烤肠、啤酒、汽水等饮料。

说它小，一点也不委屈它，目测只有十几平方米。进门摆着四张不大的长方形小桌子，每个小桌子可以坐四个人。隔着一个玻璃隔断，就是小吃店的后厨，常常见到勤快的女主人在后厨忙着下面、调菜。老板是个瘦瘦的矮个中年男人，既要在门口招呼客人，还要时不时给老婆做饭，端饭、收钱、收拾碗筷也是他的任务。一个人身兼服务员、收银员、迎宾，忙得脚不沾地。

这家小吃店的馄饨皮薄肉多，汤味鲜美，女儿很喜欢吃，基本上每周都要吃一两次。一碗馄饨，一只烤肠，让小姑娘吃得满头大汗，心满意足。去的次数多了，我跟年近四旬的老板渐渐熟络起来。

今儿个下午放学，女儿嚷嚷着肚子饿了，缠着让我带她去吃馄饨。

“哥，上次过来的时候，馄饨卖完了，今儿个也卖完了，现在再给你们现包。”老板一边给别的客人端饭，一边微笑着给我打招呼。天天人来人往的，难为他还记得这么清。

无须我张口，他看了小姑娘一眼，朝后厨大声说：“一碗馄饨，一根烤肠。”

饭很快端了上来，女儿埋头吃得津津有味。

例转危为安的重症病例。这如同一束光，驱除阴霾，坚定了全体同事战胜病魔的信心，同济医院总部送来了鲜花……

喜讯传回平顶山，亲人们奔走相告，同事们泪水潸然！

深情款款的文字，温暖了多少离人心

今日，乃元宵佳节。我们总医院赴武汉医疗队队员今晚在同济医院病房一起度过了这个难忘的节日。

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刻，月华满地，江天一色，了无纤尘。我们鹰城赤子在江城抗疫工作岗位上，遥祝家乡父老乡亲阖家团圆，幸福美满！

张若虚有诗句：“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天下人谁无离别怨？可我们今日的坚守，都将奔向以后的团圆。今夜武汉无眠，全国各地有无数个像我们一样暂别“小家”的白衣战士，我们终将换来祖国这个“大家”的康健、繁荣。

刘艳辉的日记，就这样一篇一篇自心间流出，致意亲人，致敬祖国。他说：“此次江城抗疫，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深切地感知了祖国的伟大，共产党是最能担当的党，我们的政府是最负责责任的政府！”

2月26日，刘艳辉的女儿做阑尾炎手术，他难免牵肠挂肚，好友小秦打电话安慰他，他回说：“没事儿，书记、院长都盯着呢！”

一名铁骨铮铮的战士，一个柔情似水的男儿，这就是刘艳辉。

宛若平常一段歌

光阴回溯到1998年，刘艳辉正读高中，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幸得父亲有技术，接一些零活儿，很辛苦。刘艳辉偏爱文科，心仪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高考后报志愿，父亲说：“咱家没有医生，你就报医学专业吧。”刘艳辉二话没说，填报了郑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大学期间，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他利用假期当家教，自己解决了一切上学费用。

这样一个刘艳辉，最懂得惜物。

医疗队刚开始开展工作的时候，缺少防毒面屏，刘艳辉和同事们挨户敲开商

的门，寻小学生书皮儿代替。得知他们是援鄂医疗队队员后，商户们免费奉送。起初，大家连泡面都吃不上，不久后就有了专供的盒饭；再后来，武汉政府又派来了专职厨师，饭菜非常丰富。刘艳辉建议大家把吃不完的饭菜捐献给需要的人……

问他援鄂期间有没有流过泪？

刘艳辉说：“流过！告别武汉那天，我们在广场上集合，对面楼上的窗户全都打开了，每个窗口的人都在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武汉尽力！’对武汉亲人的依依惜别的情义，我们一个个泪流满面。”

问起今后的人生规划，刘艳辉说：“我一介书生，只不过是尽了心、尽了力，对得起这一身白衣，对得起党徽，组织上却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还提拔我担任重症科副主任……我知道，我的责任更重了。想要做好一个大丈夫，工作上达到游刃有余，我还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好脑子是练出来的，悟性是不断磨砺出来的。我只想脚踏实地，像老主任那样，对于疑难复杂病例，悉心体悟，全力以赴，做到无愧于心……”

“没有逆行天使，只有尽责担当的凡人。58个武汉抗疫的工作日，我们团队的每个人都添了白发，但都无怨无悔。正因为生命中有了这样的日子，让我懂得了生命的短暂和珍贵，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国，对于家，笃诚与热爱，责任与担当，才是一个人活着的动力和最大的乐趣。”

采访结束，往回走的路上，心中除了对白衣战士刘艳辉的肃然起敬，更多的是对他平凡朴实品格的深深敬佩。刘艳辉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妻子是他同事，女儿上小学三年级，儿子上幼儿园。平时因为他的工作更忙些，所以妻子承担家务要多些。刘艳辉说他喜欢研究高中数学，数学是一种奇妙的思维，工作之余给人一种最好的休息。更重要的是想要辅导孩子，他觉得自己物理、化学没问题，数学得加把劲儿……

一个好医生之外，刘艳辉还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生命如光，流淌不息。刘艳辉，祝愿你的日子安顺如歌。

（曲今敏 赵金萍）